

父求子不得
子遊聚落等
到父城求衣食
父子共處一城
同在本城風光
唯是子不識父
不見本來面目

看來大家應該差不多清楚了；我們這段經文一直在說，幼稚的孩子離開了父親，在外面流浪，父親也一直在找孩子，孩子到底去哪裡？年、月、日，隨著日子不斷消逝，父親年紀也漸漸老邁，孩子到底在哪裡？父親還是沒捨去孩子的心念，還是在找孩子！但是孩子，從幼小的時候，就離開家庭，這一念貪玩的心，出去就不知回來的路。在外面放蕩，在外面什麼事情都做，什麼樣的朋友都交，所以離開了家庭。外面的環境很複雜，所以經過了一十、二十至五十歲了，五十歲也已快進入到老年的時候，中年已過，將進入老年的時候。身體已一無所有，幾十年間，就是這樣貧窮、流浪，為了生活流浪，有什麼工就去做什麼工。有什麼事情，人一叫我就走，像這樣，跟凡夫不是一樣嗎？凡夫，一輩子庸庸碌碌，我們到底怎麼來人間？其實我們都不知道，就是來了，就是在這樣的家庭生活。隨著這個家庭，隨著這個社會，隨著我們長大的環境。隨著我們跟社會接觸，我們做什麼事情，周圍的人來影響，我們就隨著環境的影響，就去做什麼樣的事業去了。有時做得很好，也很成功；有時很努力勞碌，但是怎麼樣做也不會成功。像這樣的人生，一生勞碌，只為了求能生活，為了生活，好事情、不好的事情，就是這樣。為了生活在走，為了生活在做，這些在人間看來，有多少呢？

所以，有一回佛陀遊化諸國，羅陀跟在佛陀的身邊，忽然間問佛陀，「佛啊，是為什麼，眾生的名叫做眾生？」佛陀看著羅陀，你不知道為什麼眾生的名字叫做眾生嗎？是啊！我還不知道，人就是人，佛陀，為什麼將他稱為眾生？佛陀就開始向他說，眾生就在我們每一個人的人生，就是依著種種的會合，在人間生活，這是其中人間的眾生。羅陀就問，就是人，人就是在人間生活。佛陀就說，你知道，人類在生活中，具足了五蘊，色受想行識。這五項就是在生活中，眼見色起貪愛，愛恨情仇，這是因為眼根與外面境界會合，因為這樣的欲，生起了種種追求，造種種業。這種的生活，就是因為有這些貪愛

感受，「求得」，或者是「失」，得失心的感受。所以生起了「怨、恨、仇」，這就是感受。因為有感受生起，就造種種的業；有了感受，所以有行動，身體的行動，口的造作，身體的造作，言語的說話，「綺言、兩舌，妄語、惡口」等等。所以這就是因為感受，表達出行動，語言惡善的口業，身體善惡的造作。所以很多很多的惡業，就是從「身、口、意」產生。所以，識，因為所造作的一切，歸納在「識蘊」裡。眾生就是迷，這個「識」，就是由他所造作的善惡業，歸納在「識」的裡面。就因為這樣「萬般帶不去」，這樣「識業」隨身。因為這樣的「生死、死生」，就是從五蘊所生起的種種人我是非，愛恨情仇，這樣交連不休。所造作，所產生的善惡，生生世世在這個業識中，周而復始。一輩子過了之後，再造作，還是這樣，經歷了無數生死，這叫做「眾生」。人生如果懂得「五蘊」，五蘊的道理若能清楚，自然就可以防非止惡。那就是要在教理中，來約束我們的身行。

佛陀再拿出一比喻，比喻一個聚落裡，有一群孩子，男男女女很幼稚，他們在一片土地上，有一大堆的沙，一群孩子在那裡，分出這塊土地是你的、這塊土地是我的，每個人佔一片的土地，以土地來分界。男男女女，不管男生、女生都還很小，大家互相討論，我們去這塊、你去那塊，畫起不同的界線。並在那地方拿土與沙蓋房子，一堆一堆，這是我的房子，那是你的家。我這個地方有什麼倉庫，各盡他們心中想要的，去造作他們的家。有的人畫很大一片，這你的，這我的，我們就是一個城，就是一個村落。在那地方，其他人站在那裡看，看了說，不是！這一塊你應該移過去一點。這塊不夠，我要再大一點。我的房子都蓋好了，為什麼要讓你？就這樣互相起了爭執，孩子互相吵架。為了佔領土地，我畫這塊不夠，所以你要移過去一點。他覺得說，我為什麼要移過去，你移過去我也不夠，所以爭執起來。就開始你推過來、我推過去，彼此間吵架了。就在你推我，我推你之間，跌倒了，整群孩子都靠過來，孩子們推來擠去起了衝突。因為這樣，那些用土蓋起來的房子，他們城、村莊的範圍完全模糊掉了，看不出來是你的、我的。在這時，有位阿伯走過來，本來看到那些小孩在玩，覺得很有趣。在旁邊一直看，看他們畫土地，個人蓋房子，蓋好再取名，之後覺得我「欠這缺那」，互相擠、互相推。這位阿伯在哪裡看，搖搖頭，這群小孩這樣佔領來、佔領去，這麼小就有這樣的「欲」。再看到他們開始衝突、開始吵架，推擠沒幾下，孩子們跌倒，把這些東西全都打散了。

阿伯就站起來，為小孩當「公親」（調解人）。孩子們來，聽阿伯說話，大家都站在這裡。想一想，你們是在這裡「玩」唷！大家在遊

樂，(這些)玩的東西，這塊土地到底是誰的？大家都搖頭，不知道誰的？你們用什麼蓋房子？用沙子、用泥土。你們的東西現在在哪裡？大家認真一看，在這裡，但是壞掉了！阿伯就說，是啊！你們是不是都好朋友，大家點頭說是。大家既是好朋友，現在在吵架，是為什麼吵架？大家再搖頭。不知道是嗎？阿伯問不知道嗎？不知！阿伯就說，「為了那些土，為了那塊不是你們的土地」，你們用心去造作這些東西，看看這些東西，只要你們「一點衝突」，這些東西都沒有了。這樣吵架對你們有什麼好處？沒有好處！現在(事情)過後，大家還是不是好朋友？大家互相看了一下，其中有年紀大一點的人就回說，是啦！是啦！大家都還是好朋友。大家趕緊靠過來，手牽著手圍在一起，我們以後不要為這種沒有用的東西，沒價值的東西計較。阿伯說，是呀！「人生最重要的是懂道理」。你們若吵架，父母生氣就是不孝。大家在玩，彼此就要用功，要去了解道理，這樣對你們才有所得。大家看到阿伯，歡喜了！感恩阿伯的指導。

佛陀說到這裡，就對羅陀說，不人生是這樣嗎？人人都是這樣，五蘊到底是什麼？日常生活中，外面色是什麼？到底大家清楚嗎？這種「假象和合，終歸散盡」的東西，我們每一個人，眾生呀，就為了這假的名相在爭奪。這人生都是因為這樣產生而起，所以名叫做眾生。在五蘊中一念偏差，起心動念，造了很多的業，在五道四生中，沒有休止的時刻。所以在五道中，種種的生物類型，這樣也叫做眾生。是阿，「眾生就只在一迷字」，子幼稚迷了，所以他離開了家庭，在外面流浪一輩子。一輩子生活很辛苦，不知道做多少事勞動的事情，但還是落得一輩子貧困。這跟我們人生，不就是一樣嗎？所以「子遊聚落」，就像我們眾生，在四生六道中流動，都是因為我們生生世世的五蘊，起心動念。這好不容易，我們可以與佛有緣，但因我們善惡雜揉，我們有做善，但過去也有懵懂無名的煩惱做惡，所以一輩子在人間。善與惡；善的我們會遇到善知識，「善知識就是已覺悟的人，佛、菩薩倒駕慈航在人間」，我們可以隨善知識來接受道理，接受法。這樣生生世世，能夠有幸見到佛，與佛同世，這實在是很慶幸。

這是昨天說過，很慶幸！已經漸漸靠近，「到父城求衣食」，在求衣食。過去離這個城到遙遠的地方，那就是凡夫啦！在四生、六道流浪，慢慢有了善業累積，有善知識的指引，慢慢與佛結緣，這個緣，越來越成熟，所以我們會漸漸到父城。到父親所住的地方，來這個地方求衣食，就是在這個地方求法。現在所求的，那就是「莊嚴衣、道糧食」。昨天說過，「八正道」與「三十七助道品」，那就是我們已經慢慢接近了佛法。所以「以道為糧，滋養我們慧命。以戒為衣，讓我們

有莊嚴衣。讓我們行為防非止惡，我們的身行，所造作的一切，那就完全在人生軌道上」。這樣慢慢接近佛法，在佛法的道路中走，這樣就是到佛城求衣食。

「父子共處一城」，已經進來到父親城中，但是「同在本地風光」。同在這城裡，卻是孩子還不認識父親，一樣在父親城中，但是不認識父親，就是「不見本來面目」。雖然人人知道，人人本具如來真如本性，我們現在都知道。但我們也同樣知道，在真如本性中，我們還沒有辦法，真正跟真如本性會合起來。因為還有無明，還有煩惱，還有一層隔閡，所以還無法真正認識到父親，還無法自己見到本來的面目。這就是譬喻「眾生流浪」，就像佛陀用這樣的比喻，人生都在五蘊中。比喻孩子這樣玩，跟人生不都是一樣？將假的認作真，再互相造業衝突，無不都是愛恨情仇，你我彼此佔有，你爭我奪，變成人間這樣混亂。前面經文說：

經文：「時貧窮子，遊諸聚落，經歷國邑，遂到其父所止之城。」

那個時候貧窮子一邊找，為了生活一直走，不知不覺已經靠近父親的地方，下面這個文再說：

經文：「父每念子，與子離別五十餘年，而未曾向人說如此事，但自思惟，心懷悔恨」

經文簡釋：

「父每念子」；父心不離子原在一處，因由彼子一念心動，五陰俱生，具五十惡，遂與子離別五十餘年，遠逝他方不復相見。

父親一直掛念孩子，日思夜念，日夜都在想念孩子。父親的心永遠沒離開小孩，父親還是在他的本地裡，卻因「孩子一念心動」，這就是比喻「五陰俱生」。剛才說「五蘊」，羅陀問佛為什麼叫眾生？「五蘊就是五陰」，因為五陰一動起來，「一念無明生三細」，所以動起了五蘊，所產生起來「具足了五十惡」。我們之前說過，因為看到色，開始起心動念，十惡業就開始。「一個蘊生十惡，五個蘊生五十惡」，所以五十惡。「遂與子離別五十餘年」，這樣父親跟孩子的距離。佛已在覺悟的境界中，眾生在迷，迷就流落在四生五道中。所說的「五十餘年」，就是說「天、人、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」。「餘」就是有「阿修羅」，這樣叫做五十餘年，不只是五十而已，還有阿修羅。天也有阿修羅、人也有阿修羅。阿修羅就是愛發脾氣，畜生中也有阿修羅，地獄

更多，人常常會起衝突，就是阿修羅。人在發脾氣，就是阿修羅現前。這就表示人人每天、每天在阿修羅中，在我們自己，在別人都，所以叫做五十餘年，除了五道之外加上阿修羅道。因為這樣「遠逝他方」，所以越離越遠去了，越來越無法見到佛。其實父親就是佛，這樣的譬喻，越來孩子越放盪，就越來越遠。父親永遠在城市，雖然常常到處去找孩子，但是這城市是永遠的，所以父還是不離子，還是一樣在一個地方，「真如原地」。但佛為孩子來回三界，佛陀為眾生來回三界化度眾生，三界內的眾生，還是因為五蘊，造很多煩惱業力，還是不停流蕩，這就是佛陀很無奈的事情。

經文簡釋：

「而未曾向人說如此事」；喻華嚴會上，未曾向諸大士，說此二乘人，本是大乘之子。

亦未曾向二乘說，汝等有大乘之分，如此事皆未說故。

「而未曾向人說如此事」，這就是譬喻，佛陀從覺悟那時候，就是在「華嚴會上」，在華嚴會的境界裡，他覺悟的那境界「靜寂清澄」，所現前的是「諸天菩薩境界」，但是這成佛的心念，那個時候也無法向「諸大士說」，那種成佛的境界。因為「菩薩」無法體會到覺悟的境界，何況天「天人」也無法體會。後來他還是要向人間說法，但是也無法向「二乘人」說，聲聞、緣覺也無法體會。所以這就是「大乘法」，還無法向不瞭解的人說，那怕初發意的菩薩，他也無法向他說，那個成佛的境界。「若沒有走在大乘菩提道中，絕對是無法體會」，所以叫做「未曾向人說如此事」。但是人人本是「大乘之子」。每個人就是「這個法的種子」，本來就是大乘法種子。但是他還無法向二乘的人說，人人本具有。但是他還在學的階段，還無法瞭解，這大乘法的「核心」，那大乘種子裡面的「最中心」，就是「佛本懷」，體會天地宇宙萬物，要向大家宣說，還無法說出來，所以叫「而未曾向人說如此事」，就是這項還無法說。所以「汝等有大乘之分」，還不能向大家說，我們大家都有大乘，就是會成佛的本分，「如此事皆未說故」，這些都還沒說。

經文簡釋：

「但自思惟，心懷悔恨」；心懷悔恨者，悔過去未勤教誨，致令無教逃逝，所謂：子不教父之過，所以心悔。

「但自思惟，心懷悔恨」。佛陀心懷一直要跟大家說，人人都可以成佛，因為人人都有成佛的本分，都有這顆種子在，這顆種子名稱叫

做「一乘實法」。一實大乘法的種子，那就是我們真如本性，在〈方便品〉、〈譬喻品〉中，常說一實大乘，這就是真實佛的種子。佛陀心的本懷，也無法直接向大家說，所以未曾說。不過佛陀的內心耿耿於懷，每次若在講法時，不只是在《阿含》、《方等》、《般若》，就一直抱著《華嚴》覺悟境界的心懷，要來向大家宣說。**所以佛沒離開他的本位，就是華嚴初覺悟的境界，永遠沒有離開。**希望大家有跟他一樣的境界，可惜我們就是無法體會佛境界。所以佛陀瞭解我們的根基，在《阿含》中說「有」，一切「因緣果報」，這大家都聽得懂。講因果、講果報，但是卻無法真正體會，流浪在「六道中」，因緣果報帶著「因」，會這個「緣」，人間生活受盡了苦難，無法瞭解，所以佛陀無法講。《方等》時就要跟大家說，大家不只是執著在因緣果報，應該要開啟心胸，好好踏出那步「諸法皆空」。開始瞭解的時候，執在那個「空」，還沒打破「有跟空」的境界，所以佛陀就要再談《般若》，要分析到空、空、空，空到五蘊皆空。所以佛陀回答羅陀，眾生就因為「五蘊」，所以「貪戀執愛、愛恨情仇」。所以眾生一直造業在那個地方，等到都已知道，土城造好，孩子推來擠去，為了爭奪，這樣一切破滅，什麼都沒有。《般若》知道「五蘊皆空」，什麼都沒有要怎麼辦？現在佛陀用《法華經》，開始要讓大家知道，什麼都沒有，但有一項是「真如」。「空中妙有」，一切都沒有，但是你要回歸你的真如本性。所有的煩惱一切都沒有，就是存著如來本性，這念心念，佛陀還在內心中。「但自思維」，這件事情眾生還無法瞭解，無法說出去，但他們能瞭解，所以「心懷悔恨」。

「悔」就是「過去未勤教誨」，過去沒好好教，老師若學生教不來，有時候自己會自責。佛陀也有這樣的心態，其實我也常常有這樣的心態，為什麼教不來？為什麼會不理解？人事物就是這樣，工作就是這樣做，要這樣分析。這樣去想，牽你的手，這東西教你這樣做。放了手，你是不是會這樣做？一角做起來，其它呢？應該是同樣的功夫，做一項，應該可以變很多項。但還是一就是一，若做第二件時你要再跟我講。甚至一件做過還會忘記，這一件若沒再說清楚講明白，還會回歸原來的習氣。這要怎麼辦？自己德行不夠。所以呢，「我講的話，就是不入心，就是法用不到，我自己也常常有這樣的悔恨。」這就是這種心境，講起來五味雜陳，在心中很難說。所以悔，是「悔過去未曾勤教誨，至令無教而逃逝」，所以讓這些孩子無法受教，這樣幼稚就逃出去。所謂「子不教父之過，教不嚴師之愆」，想看看，**孩子也好，學生也好，教不來就是父親跟老師的責任，這責任何其重。**佛陀生生世世來人間，難道真的是佛陀的過失？是眾生自己要反省，一句話講，「師父引進門，修行在弟子」，但是「有德之師」，他就自責自

己，因為責任心重。

*「子無道心，不能精進不息，而逃迷不返，所以心懷遺憾。恨即憾，佛無恨心所法故。」

*「如來自昔至今，恒思子大機，時刻心在眾生，故云：父每念子。」

所以應該要說，「子無道心，不能精進」，不精進就停息，若精進就是不息，不休息就是精進。但是就是因為學佛有懈怠、中斷，所以孩子自己不精進，這是還一樣，這是須菩提在描述。佛陀常常就在想，要如何教弟子？佛陀也常常很慨嘆，這是須菩提現在知道，「佛陀慨嘆的理由，就是學生教不好，弟子教不好」。佛陀的心態很自責，有煩惱，其實是孩子自己沒道心，不知道要精進，這些弟子就是這樣。所以譬喻孩子「幼稚逃逝」，所以才說「心懷遺憾」。「其實心懷『悔恨』，應該是要說佛的心很『遺憾』，因為『恨』就是『憾』—『遺憾』，因為佛『沒有恨的心』，心所法故。到達佛覺悟的境界，應該沒有恨只有憾，只有遺憾沒有恨意，有恨就有仇，經典寫『悔恨』應該是『遺憾』」。這是佛陀對待眾生（的心情），如來從無始以來，就一直關懷眾生。如來從過去一直到現在，就像父親在思念孩子。也知道孩子人人含有大根機，因為人人本具佛性，他也知道，佛陀時刻的心也都在眾生。所以說「父每念子」，因為知道眾生皆有佛性，只是眾生很「頑固難化」，但是佛也沒有捨離眾生，所以「父每念子」。

*「退大已來，諸子流落五道，更有修羅，故言五十餘年。」

*「眾生」：即一切有情識的動物。集眾緣所生，名為眾生。又歷眾多生死，名為眾生，十法界中，除佛之外，九界有情，皆名眾生。

這些孩子「退大」，退去了我們的真如本性，煩惱不斷覆蔽，所以流落在五道中。更有阿修羅道，在五道加上阿修羅道，眾生就是這樣不斷不斷流轉，「眾生」就是「有情識的動物」都包含起來叫做眾生。所以羅陀問佛，什麼是眾生？眾生是一切有情識的動物，都是眾生。眾生的源頭就在五蘊中，因為這樣，又歷眾多生死，故名為眾生。「佛陀」就是為「十法界」，十法界除佛之外，就是九界。「九法界有情，完全都叫做眾生」。眾生流浪在生死中，所以佛陀就要很辛苦來來回回，但是還是常住在他的境域中，佛陀覺悟，華嚴境域中。但是眾生還是來回六道，但願眾生可以慢慢開始求法，已經入城了。希望我們

不要已在城中，又再脫離，這要看人人是不是「用心守護這個城」。城內有父親在，要趕緊跟父親會面，體會我們「本來面目」，這就要我們時時多用心呀！